



藝海珠塵

14
1627
44



門 4
號 1627
卷 44



藝海珠庫



經部禮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鹽 朱 孫垣 嬰玉校

辨定嘉靖大禮議一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向入史館時纂修明史其闕題分傳往往在弘正以前
而嘉隆不及焉然起草之際每聞同館官論及大禮輒
兩端相持無所專決偶或左右必彼我爭執而不得下
一如當日之紛紛者予嘗思以禮斷之而未暇也暨予
乞假後相隔日久壹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曾于康

藝海珠庫

辨定大禮議

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25 10.30
購 券

熙乙亥重上劄子于總裁先生衡論其槩會 國家以
兵事匆忽不報而罷私念此事重大終古未判自漢唐
宋明以迄于今其間名臣鉅儒盈千累百而究無一人
焉爲之處分且六經諸史昭昭在前東振西觸並無一
當漢人據古經而漢與古殊宋人據漢事而宋與漢別
明人據漢宋二事而明與漢宋又大相河漢而無可底
止此時不明將必有以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將來大
典據者此所憂患匪細也夫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當
于理則如履著地而不可動間亦嘗引經據史明指其
禮以示于衆衆雖善抗亦似懾懾于心口而偃蹇而退

卽或有故爲踣跡者謂時王有制各守祖宗以爲法或
不能畫一盡如古禮而竊觀明制屢變法守其在國初
諸臣本屬無學皆叔孫綰輩而一經考究則水落石出
敗漏莫遺尙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蓋國事多端其
所進退務在因時以制宜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夫
六經未亡則禮具在也人心之未泯則以經證禮其爲
理猶可通也子忝居史官本應議禮而又承乏史館職
修明史則其議是禮又無越分言事之罪惜立 朝無
幾時曾議樂章配音樂與

北郊饗帝

藝海珠塵

辨定大禮議

二

三祖配位左右之禮謬蒙掌院學士稍探其說則入官
議事在儒臣時時有之而學問疏略日暮途遠禮堂之
人無可考訂謹據所知所聞撰為辨定大禮議二卷雖
言稍激切幸非劄奏且後儒史論縱橫不擇多有大聲
疾呼以明其意者孟子曰非好辨也

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皇帝崩無子大學士楊廷
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熹為後興獻王者憲宗子也
憲宗生十皇子長孝
宗次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之國安陸州奉遺詔
正德二年生厚熹即世宗也時年十五歲日略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六年有孤先帝付託皇
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倫序當立遵

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
武宗母張皇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
來朝嗣皇帝位

有明一代以明經取士名為通經而實未嘗通以致朝
廟大禮一往多悞如此議立後一節執政大臣先誤解
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
之弟嫡非然即同父之弟庶未有伯叔父之子群從兄
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
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無子始傳弟如周匡殷
無子立弟定王類殷
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中丁傳弟外壬外壬
父傳弟河亶甲至河亶

甲無弟然後河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世者父子相繼為一世及者兄終弟及公羊傳亦曰一生一及生即世也然而傳世之禮又名正體謂分先君之一體而又當長嫡謂之正體若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父弟皆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非嫡即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為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然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之當求一正而不體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則立孫如周平王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為桓王類或子死無孫而不得已而迎立庶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雖孫與庶

族兄弟之子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禮長子不為人後謂後大宗也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臣略知禮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為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即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乎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

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寶遺詔金符至與國

辨定大禮議一 四

是時厚燠迎詔國門外啟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坐受符朝藩衛四月辭興獻王園寢到京禮部受楊廷和指上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不許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遺詔云嗣皇帝位而帝卽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則已拜詔許嗣位矣又以王禮自居使群臣勸進而後俞允則將置遺詔何地豈先王金冊反不若群臣一箋耶孝文三讓由未奉先皇遺命祇以陳平周勃私議迎立其

應嗣與否全未定也尙書成王彌留既有顧命則太保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卽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冀室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則康王雖未卽位亦尙未受遺冊而一有顧命卽不守太子之禮如後世所云闌入馳道者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尙行王禮由東安入且謬昉六季篡立之例三行勸進則自坐無禮之極宜世宗之不從也當是時已有啟人主以藐法褻禮之漸矣

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

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禮部侍郎王瓚語稍不合卽出爲南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漢成帝無子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哀帝也而恭王無別子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爲定陶後宋仁宗無子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英宗也而濮王有王子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爲濮後此已事也其倫序則定陶爲成帝庶弟濮王爲仁宗庶兄取立其子正合羣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較武宗遺詔爲稍合禮但自古無預立之例漢成宮中以昭儀累殺帝子恒慮事覺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故

創爲預立一法以亂古制而宋宗因之已爲無禮况哀帝仍父恭王並無稱恭王叔父之說及卽位後道尊恭王爲恭皇帝置寢廟京師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都王而自爲定陶王後與廷和所議禮皆相反而不相合唯宋代濮議則司馬光程頤二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此大無禮者故韓琦歐陽修輩力爭之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濮皇皇帝稱爲親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但稱爲親而不受濮皇尊號是廷和欲宗濮議亦祇得其半而乃曰此篇爲據則不惟不曉大禮其于漢宋二事亦未嘗一

得知也况其說皆大誤也

尙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
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今宜
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
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皇上自稱姪皇帝帝覽
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

以孝宗爲皇考開首一語便誤不可言當時武宗無子
擇群從入繼原以後武宗非後孝宗也今忽立武宗從
弟誤引兄終弟及之例迎及興王一若置武宗于何有

者固已大謬然業已如此無可如何但其稱謂則無論
兄終弟及與庶族入繼總不得稱孝宗爲父而武宗爲
兄使繼孝宗耶則孝宗爲父憲宗爲祖使繼武宗耶則
武宗爲父孝宗爲祖蓋禮有世統有廟統世統者生倫
之序也廟統者卽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國語曰工
史書世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如魏仲虢叔王季之穆
魯衛毛靖文王之昭類又曰宗祝書昭穆則一以人君
入廟之先後書爲次第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
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昭而弟爲穆孝王繼懿王則
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而從

祖為穆先入者為昭後入者為穆昭即為父穆即為子
一昭一穆毋容紊亂若是者何也則以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自先君而遞上之曰禰廟曰祖廟曰曾祖廟曰高
祖廟曰高祖之父曰高祖之祖此即四親與二祧也歷
考經籍皆如此數詳見
廟制皆先定廟名而俟其人之入之入禰廟者即謂之
文入祖廟者即謂之祖母論兄弟羣從倫次不齊而一
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並如工史之書世者尚書云七
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世為身二世為父
三世為祖鑿不可易如春秋閔僖皆魯莊子也閔弟以
貴庶先立僖兄以賤庶後立然而僖兄閔弟則生倫之

序也僖子文公以尊父之故于父僖入廟時升僖公子
閔公之上使僖昭而閔穆僖祖廟而閔禰廟其于工史
書世似乎極順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魯史以躋僖
大書之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定公以順祀改正之
是則何故蓋以閔公雖弟而先僖而立當閔立時閔為
君僖為臣當僖立時則閔為先君僖為後君後君方主
鬯而先君已早入禰宮享父廟之祭是僖立三十三年
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故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
矣言僖雖賢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蓋
若是之久也是以君統廟統一反倫序閔弟為父則僖

兄為子文既以僖為父則文雖從子自當以閔為祖若以兄先弟左傳謂之子先父而以父先叔父公羊謂之先禰而後祖春秋書之夫子定之斷斷如也後儒無學謂父子為君臣之比則今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藩邸至十六年而後入繼大統其為臣為子已一十五年是世宗者向為武宗臣今為武宗子也公羊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正謂此也若夫孝宗則武宗之父世宗之祖也世宗既為武宗後秉主鬯而事七世則吉禘之後周禮新主入廟之祭見春秋正當奉武宗神主大禘祭以入禰廟而反刪父祀先皇之武宗妄拔新升祖廟中先皇之父之孝宗而可以

為父顛到錯亂其于生倫死序世統廟統之大禮一概紊盡而以此立議大亂之道也漢王莽篡漢其若其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尤不通之甚者也當宋作濮議時知諫院司馬光劄言英宗當稱濮王為皇伯父而不名學士王珪等上其議政府大駭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乃程頤又曰為人後者謂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稱之曰濮國大王以異于諸王

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而又加齊衰以別于諸伯叔父而司馬光遵之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殊不知皇伯叔父皆臣子之稱古天子諸侯惟父祖會高尊不可尙降而爲伯叔兄弟幼子童孫則皆爲王臣無事拜跪之有事役使之愛則遺賚之有罪則戮辱之今明明至尊之父而稱爲叔父則役使戮辱不止瞽瞍北面朝舜已也夫大王猶王也猶是臣也漢高父稱劉太公其爲擁彗猶在也乃以高爵厚祿褻視天親謬以越人呼吳王六國人呼齊秦楚王之法定爲尊稱其爲慢侮莫甚于此

然且父母改稱曰天經曰地義曰人之大倫此據何書出何典何王所制何代所行而可于朝廟大禮海口誕罔如此夫天經地義生人大倫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三代無繼嗣之說而祇有爲人後之說爲人後者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也外此則世爵大夫絕則繼之然繼爵不繼人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但繼臧氏之爵而不繼臧孫紇是也若士庶旣死絕則已之喪大記曰有無後無主言但主其喪而不爲立後卽初爲大夫者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暫置後主喪而喪畢卽已並無繼爵并繼人者夫子所云與爲人後

者言干預爲人後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與庶族之妄冀宗卿者爲言非有他也然而卽爲人後亦但稱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父母仍不改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夫其父母者非卽所生父母之稱乎是以尙書云舜格文祖又云受終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王爲祖矣然而升聞之時曰父頑母嚚在位之後又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其于父母之稱未嘗改也雖所生一父母所後一父母似有貳父之嫌然而所生之父母生稱也不可改也所後之父母廟號也廟號稱先王亦稱先君雖有父母之實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

甲繼仲壬而尙書曰伊尹嗣于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蓋君卽父母易稱家有嚴君不得謂臣有貳君詩稱民之父母可謂民有貳父母乎

是以廟祝呼號自稱有三一曰孝子對父之稱一曰孝孫對祖之稱一曰曾孫對曾祖以上之稱然而儀禮稱孝孫尙書毛詩皆稱曾孫一似隨時更稱而不必如程頤所云不可變易正以廟中祝號不必並與倫次相對照也至所生父母則限稱孝子繫不可易而反更其稱曰姪皇帝考經傳姪字皆指兄弟之女言故春秋致滕

則每以姪娣並稱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若兄弟之子則古稱從子兄子弟子猶子並不稱姪其或稱姪者則又女兄弟呼兄弟之子之稱如春秋秦穆姬稱晉惠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而儀禮喪服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始有此稱然且男曰姪丈夫女曰姪婦人明有分別是以爾雅云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此非可漫稱者卽唐後古學衰絕俚諺雜出然唐書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子母孰親仍守吾姑吾姪之語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褻嫚至

尊一如少朝廷議上箋北朝皇帝爭稱呼者罪可勝誅乎

至若服制古無父母改稱者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爲大宗言之故下卽接曰所後者何人後大宗也並非天子諸侯之禮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言從大夫而止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則絕服矣雖天子亦有不絕者皇后太子雖期不絕比之三年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后與太子也天子絕期而后太子三年不同見喪禮互說篇然后太子外並無云天子

藝文類聚
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中庸曰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天子諸侯雖爲人後
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旣不當以大宗之禮誅坐
天子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強解不絕而歐陽修
曾鞏各作或問皆以大宗之期服誤認作天子之禮反
復解辨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

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
義之正斷宜稱皇伯考與獻大王尙書澄侍郎俊等
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
禮以求至當廷和乃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

追崇南頓君皇上宜以此爲法于是澄等七十餘人
又上議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時御史周宣進士屈
儒侯廷訓及廷臣各言當法大舜漢光武不稱皇考
不立廟帝不聽

舜不追尊瞽瞍光武不追尊南頓君此一語創于司馬
光程頤濮議而廷和祖之光頤之言曰舜不追尊瞽瞍
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予每求其說而不得其解舜
何嘗不尊瞽瞍耶據尙書舜格文祖是堯祖廟禹受命
神宗是舜祖廟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帝剛及九世因

以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
爲四親堂堂立廟是追尊之典從瞽瞍始也然且舜服
瞽瞍三年喪畢奉主入廟尙書稱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其所云祖卽瞽瞍以上考卽瞽瞍矣惟追王
瞽瞍故堯子爲勝國之賓稱曰虞賓與羣后皆來助祭
則追尊無如舜者然且禘祫大事國語稱有虞氏禘黃
帝而祖顓頊無非舜親與堯無與何則顓頊非堯祖也
祇南郊配天國語稱郊堯宗舜祭法稱郊嚳宗堯總因
舜不傳子故後無所宗並非舜不追尊也且此皆開王
之禮異姓禪受彼此易廟與入繼大殊以此引據便擬

非其倫况言事又乖反乎若漢宣之父則初稱皇帝親
而旣用禮官之議稱悼皇考立皇考廟于京師則當時
所云追尊者亦不過如是已矣至云光武不追尊則尤
可笑者光武不曾繼元帝也光武本崛起原可自立七
廟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無所不可特以身
承漢裔不繼前漢元成哀平似乎非高帝子孫矣因考
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身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帝從子
平帝從孫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而是時讖
緯家言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謂炎劉以火德王赤也
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而光武繼之則九也因之有

繼元之說見漢官儀而其後用張純戴涉諸議直以元成哀平代四親作高曾祖禰而南頓以上別立祠祭然猶仍稱四親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並未嘗不稱考不稱皇不立廟如議禮所云也祇張純眇學稱元帝太宗或曰太宗則帝非太宗元帝非太宗一誤廟寢不定祀文武宣元于洛陽高廟祀成哀平于長安高廟惟躬祭洛陽而長安及南頓諸廟皆使有司特祠之則古王無攝祀祖禰庶子王亦無代祀已親之禮二誤漢代不識廟制既立高廟又立世祖廟而其後無

廟無寢往往于陵園侍祠則大乖古制三誤若其設公私四親則議禮至精使廷和知此便當于祖孝宗禰武宗外追尊興獻王爲皇考立廟京師則公私俱安而乃誤信濮議呼九閭撼九廟杖朴貶謫血流殿廷既陷世主以不義而究之憤激所至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千秋萬世議禮之差廷和可謂不讀書誤人國事者矣其後摠夢謬誤固不足怪第以宋之歐陽修曾鞏明之楊慎可稱能文亦並不讀春秋三禮及尙書漢書雖歐曾二人發狠作濮議或問動輒萬言並無一語據典禮者偶或有據又無不舛錯爾時何不攤尙書漢書將順光

藝海珠塵 卷五
頤卽以所云不尊瞽瞍南頓而如其不尊堂堂正正稱
考立廟吾不知光頤有何理說然則歐曾之文篇楊慎
小記家記註皆無用之學爲學古入官所不道者先仲
兄嘗嘆宋明以來無一讀書人實痛之非毀之也至于
澄等又上魏明帝詔文以作典據亦係廷和指使之然
又自相矛盾夫魏明詔文正與光武事相反者魏明以
已無子嗣預爲詔文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顧私親而先
爲杜之故以漢宣加悼考光武稱皇考爲非且謂後嗣
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稱考爲皇稱妃爲后此
杜撰無禮之言正與大舜光武二事相抵牾而廷和既

請帝遵大舜光武二事爲萬世法而又上此詔則顯然
于漢魏史書並不一寓目者楊慎安在耶若夫光武之
是而魏明之非則前已言之且其說不止此也說見後條

七月觀政進士張璠上大禮疏曰節略朝議謂皇上入

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

父興獻大王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

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亦不改稱定陶大王竟稱皇
帝唯宋濮王程頤請稱皇伯父濮國大王而英宗不從
使中書議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而不改稱伯
父權宜罷議使博求典故以聞是廷和之議並未合定

陶濮國二故事也今張璠欲更其議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使稍有學問便當歷斥其誕罔不隨其所言相爲轉環而乃開口便錯莫知其非安有濟乎

天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則猶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今皇上入繼大統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

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既已預立則與遺命迎立者何異乃旣不能言預立之非又不識春秋三禮所言爲人後三字之義妄云預立者猶爲人後將迎立者不爲人後乎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以爲爲武宗後耳在當時諸臣並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今能言此語可謂朝陽之鳴而乃古禮茫然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而以預養者爲爲後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不是爲後則其不通與廷和等矣

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幽冥之中臣固有不

得而知者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惟生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之義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繼統與繼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

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精于論禮之言卽此一語可以回帝主之心拄廷和之口矣然聰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夫興獻之不得稱皇叔父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天子稱伯叔兄弟總爲王臣予前已言之矣聰謂興獻不當稱皇叔父而其後議乃欲稱孝宗以皇伯父豈興獻不可臣孝宗可臣乎孝宗爲武宗之父已升祖廟帝方繼武宗祀禰祀祖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而稱之爲臣是聰于此禮全然未懂所謂皇叔母以

君臣禮見者皆好言自口非真知也若謂長子不得爲人後與獻惟一子不得後人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抑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儀禮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專爲宗子而言予前言爲後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大宗與天子諸侯皆百世不遷不可中絕故絕則繼之但庶族庶子皆承庶祀不當舍已祀而從人祀故第以支子不以適子若天子諸侯爲後則必須適子禮所謂正而不體者正者適也若謂繼統不繼嗣則尤不通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天子諸侯與宗子爲後皆謂之繼嗣則皆可謂之繼統宗子者大宗之統

也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則並無繼嗣何有繼統如謂繼嗣者爲父子繼統者不必父子則全不解廟次與世次而洵口妄言夫廟中昭穆卽廟中父子雖弟繼孫繼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正指此等歐陽修不讀春秋謬認爲漢儒之言所以其說每鶻突而不得白也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則古何嘗有此稱少牢禮稱皇祖伯某謂伯者皇祖之字猶之皇祖某甫也其誤稱伯考伯祖者皆唐宋間事大不足法嘗考宋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而有司議太祖稱伯時張齊賢上議云禮天子絕其喪安得宗

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而禮官堅執謂唐
玄宗朝禘祫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與皇考
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在穆位又唐郊祀錄載德宗
朝祝文稱中宗爲高伯祖考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
是唐儒無學誤以臣子之稱謬上中宗而宋又承其誤
而誤之明明開國之君既讓弟位而又降稱皇伯以貶
夷之爲弟之臣子唐在順憲後祧則已矣宋一代廟號
開國不祧爲宗廟七世所創始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
廟是有宋一代無祖矣焉得有宗無祖廟焉得有宗廟
吾不知兩宋儒臣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夫廟號無伯

稱廟位昭穆無兄弟同位之例子前已言之且有廟制
折衷一書可以備考固無容再爲贅及惟是張齊賢所
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亦皦然可
念而終以考據不明不能爭執今總本無學不過如齊
賢之偶一見及其無所發明固不足怪然舉一當反三
旣知叔母之降在臣禮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
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至于立廟京師固是合禮
然又無典據祇是臆說何足取信其說見後

然又無典辭斯景亂語可且明言其端良矣
吾言以朕其資對之不無此至于立禮京相固最合斷
禮朕妹母之親亦且斷而不朕自父自等之親妹母同
賀之斷一良又其無也則固不且對然舉一當又三
念而豫以等對不則不謂等皆合斷本無學不豈敢齊
天天子餘與安爵中言前丑之斷一語亦難然可
洪典一書言以謝寺固難容再為贊又前最齊贊和
聖廟必即懸無只策同立之斷于前百言之且言願除

藝海珠塵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曜 原名應坡 友瞻校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

毛奇齡纂

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延和曰書生焉知國
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
完也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
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
之恩無由報耳今當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立獻皇帝廟于京師廷和曰皇上聖孝臣豈不知禮
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
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
不稱考不立廟

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
啟之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明據典禮原欲集引三代
禮文前王故實以爲証據而歷求無有但堅執以定陶
已事爲法則定陶稱恭皇帝興國何不可稱獻皇帝爾
時廷和置對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可立廟與否
與稱叔父了不相涉而乃無辭可答仍曰所生當稱伯

叔父則驢頭馬背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難矣夫
立廟京師改稱皇考則前王有其事古王有其禮前王
之事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
若古王之禮則細檢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名三出
王亦立三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一是始祖
祀所出之父如大禘之祀帝魯是也帝魯爲后稷之父
五年一祭則立姜嫄廟于京師以藏魯主此一出王也
一是大宗祀所出之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
之父以爲大宗于是立宗廟于其國如魯祀文王鄭祀

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
之魯之祀桓公于其家各三家之堂此又一出王也一
是庶族入繼者所出之父夫庶族爲先王分子非其父
爲先王之體卽祖爲先王之體也或祖或父原有王子
王孫之稱其與列宗傳重者相去不遠而其子其孫一
經入繼則追王之典自所必及雖禮云父爲士子爲天
子祭以天子其尸仍服以士服然而旣經追王則文王
皇尸雖服侯服而稱爲文王是以庶族入繼自所繼四
親廟外亦立親廟于其國或一廟或兩廟名出王廟此
又一出王也是以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立四廟爲一所自出尙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
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
廟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謂庶族入王亦自立廟
如正統所立廟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爲二所自出
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爲三所自出此歷考之經傳按之諸儒之
議禮與漢後史官所記注而無不然者是庶王追王必
尊所出旣尊所出則未有四親稱皇考祖考而庶王所
出不並稱者是以漢宣光武皆立廟稱考一如古禮而
特未嘗有稱帝之文也或曰三古無皇帝之稱旣如四

親則禰廟稱先王考廟未有不稱王者此準之中庸之上祀大傳之追王無不一轍雖孝宣光武皆謙讓不稱皇帝而定陶恭皇帝則魏相言之禮官並議之三代以下業有此舉則亦古王有禮前王有事之一節也信如此言則似廷和當時宜兩引定陶悼考二事進商可否或僅稱皇考而不稱皇帝則世宗亦自甘心無辭即不然必欲稱皇帝則亦聽之原無大礙蓋稱宗于宗法有礙典禮僅稱皇帝則不干宗法無礙典禮說見唐玄宗稱兄爲讓皇帝未嘗于唐代宗祀有所未便史記文王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已追尊古公爲大王公季爲王季

又十年而崩雖其說不經然亦三古史家有如此文矣讀書不核實又無意識必欲強之稱叔父大王卽皇考二字亦抵死不許及其後詞窮理屈不得不從之稱帝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皇字不得不從之稱父稱母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本生字此等學問不知從何處說起嗟乎冤矣

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皆劾總諂諛宜斥罰不聽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禮部具議迎聖母以王妃儀仗從東安門入再議從大明左門入帝俱不從斷議用母后儀仗由中門入謁

見太廟朝議譁然謂婦人無謁廟禮張璪曰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妃聞議考孝宗大恚欲回安陸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帝亦涕泣辭慈聖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至十月上諭廷和冕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繼稱朕于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勩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張璪乃復爲或問一帙倣歐陽修或問而重申已說並無考據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璠等阻之不得帝覽之亦以無據留中不發乃草敕下禮部曰奉聖母慈壽皇太后懿

旨以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于是興獻后始至由大明中門入帝迎于闕內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母后用王妃儀仗由旁門入無禮之極前已言之矣至于謁廟則亦屬非禮帝后承宗鬯娶則朝廟祭則獻廟死則殯廟故以事外至或當修謁廟之禮諸王夫人無是也若以古禮準之則興獻爲憲宗別子當自立憲宗一廟于興國興國夫人可主饗獻其于太廟何與焉且帝以母后迎養來京本無后至告廟之儀又乘三月行祭之典今情古禮兩俱不合而張璠獨以爲可則有意

異趣矣且其所云三日廟見者則又悖謬之甚者也曾子問三月廟見謂娶婦之家舅姑偕亡則三月之後時祭可行必遣新婦入廟饋獻舅姑行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則不成婦謂不成子婦禮也程頤誤讀禮記改三月為三日而又不曉廟見之見死舅死姑安以舅姑在堂初至朝廟之禮當之至今朱熹造家禮一承其誤曰新婦三日廟見于祠堂此于秋萬世言禮者一大關目見昏禮辨正 頤議大禮既與頤說相牴牾而此又遵頤之誤而復誤之且詞有倫脊毋論三月三日婦見廟見離經叛道卽以至尊迎母后而妄列土庶娶婦之

禮以謬抵之可乎不可乎

時兵部主事霍韜見頤言欲用與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頤議而于是倖進之徒從此起矣乃廷和則以持論不勝倍加操切狂恣殊甚巡撫何孟春謂興獻不宜稱考卽擢為吏部侍郎都御史林俊家居上言當遵司馬光之議卽起為工部尚書給事熊浹謂聖父聖母當稱帝后而祀興獻于別廟卽出為按察司僉事因除張璠南刑部主事且謂頤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可耳 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

字廷和復堅執漢宣稱悼考悼后光武稱南頓鉅鹿皆無皇字今漢書皆有皇字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請罷歸帝皇一也何以帝可稱而皇不可稱何以稱帝非忘所後而稱皇即忘所後不可解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謂興獻帝與太后皆加與皇號朕不敢辭廷和見不可爭力請罷歸不報嘉靖元年清寧宮小房災廷和冕紀乃歸咎興獻加稱祖宗神不悅朝臣亦有言以春秋桓僖宮災為私立桓僖二廟之故帝乃心動權從廷和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據洪範五行地一生火而與天水為牝牡于時為夏于方為南于數為二于卦為離而于事為視于德為禮故見禮乖忤則有火災此正天象之最驗者但以為立廟之說所致則不然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宮災董仲舒劉向皆以為此二宮不當立而立之違禮者也故災之考春秋經傳並無別立二宮之事廟制諸國五廟在初立國時即有之歷代入廟不過修飾之已耳焉得為桓僖別造二廟况四親稱廟羣公稱宮此稱為宮則羣公之祧宮也桓僖在四親壇墀之外一為十一世所祧之公一為八世所祧之公總迎入祧宮而分昭穆以享之

幾見祧公有別宮者乃其說不通又造言桓爲季氏之所出而僖則使季氏爲世卿者也故特立兩宮則又不然桓爲季氏之所出則必立一廟于私家前所云三家之堂比之魯之立出王廟者以爲大宗也大宗則世爲宗卿雖公子季友死于僖公之世而大宗世卿則非僖所能使爲者且季氏所立桓廟在三家私邑此桓僖宮災在公宮之左因司鐸宮火而延及之焉得災及三家之堂若僖宮再立則純屬杜撰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凡立必書未有書立僖宮者董劉大儒亦且解經無理至于如此何況叔世是以近儒有言桓僖宮災夫子早知

之此是何故或者季氏專縱舍昭公之子而立定公謬爲兄終弟及因立煬公宮示煬公爲考公之弟可爲兄弟相傳之家法故天特災桓僖二宮以爲隱桓閔僖雖屬兄弟猶逆篡立總屬非法因各火其一以示儆戒而夫子知之此較之前儒稍爲近理然亦不必者聖人深意非小儒所能測也若以比今事則後儒說近前儒說遠且此時方爭皇字未及立廟皇天喜怒何足知之于是主事霍縉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文選司郎中方獻夫刑部主事桂萼皆附摠以起紛紛入奏其言則猶是摠說並不于摠說外別有發明且並無

典禮故實有所証據則附和雷同不過容悅邀恩澤而禮議壞矣是時世宗亦不從其說屢敕這典禮所據尙未明白著博考停當來說蓋欲明明實據一典禮使可適從而無如兩家之俱不能也 會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宜稱皇太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本生母曰興國太后自稱長子本生皇帝不稱孝子遣官詣安陸上本生父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敘子名古制七廟主皆不累

考名子名便遷轉也此特于興獻主有分別耳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廷和定爲哭臨一月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宜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諡曰孝惠皇太后止于二字

本生二字不見經傳唯漢宣詔爲悼皇考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顏師古謂此本生之父母也因以禮所稱其父母者謂其字卽本生字然此是學者說禮之言豈有帝父尊稱可加二字于其上者况三禮所稱其母多指庶母以嫡母爲母庶

母爲所生母也今忽加之父則似父亦有嫡庶大無禮矣且父死稱考母死稱妣此卽孝子不忍斥其親之詞比之謚號之易名貴賤一例是以穆考昭考經有恒文卽羣臣百姓亦曰厥考作室曰予小子考翼曰百姓如喪考妣甚至演易繫詞其于幹父之蠱猶且曰有子考曰意承考稱謂秩然乃以堂堂天子之父甫上尊號而斥稱之曰本生父本生母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夫父猶考也旣許稱父而必不許稱考帝猶皇也旣許稱帝而必不許稱皇此種分別出自何書有明養士百餘年較之前代極爲優渥而其所以報朝廷報祖宗者至于如

此豈不可嘆然且冊文自稱初曰姪皇帝今日長子本生皇帝則儀禮掃地矣興獻無二子何分長幼不過欲避孝字爾許稱子不許稱孝究竟何解若長子本生則更屬無禮以爲長子所本生耶抑亦本生之長子耶夫本生父母謂子生于父母也若本生長子則父母生于子矣而可乎

若夫邵太后之尊號與其喪服則寃抑尤甚夫邵太后非他憲宗之妃也並非興王之妃所稱興國太后者也以興王之妃稱太后而曰母以子貴則不通何則興王以子貴故及后是后仍以夫不以子也若憲王之妃則

徒以嫡庶之故抑于大典儻其子其孫一當貴顯則立
加后禮祭葬稱號並無異同此正春秋所謂母以子貴
者考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即文公所生之祖母也
風氏于僖爲母子文爲祖母然而于莊公則妃也妃在
莊公朝歷于嫡姜未嘗稱夫人也至是以僖文之貴書
夫人薨則已加尊號矣然且布告天王遍赴列國在周
襄王則來歸賻在秦康公則來歸襚且葬以小君之禮
謚之曰成是文公以傳重之孫推尊祖母使莊公之妃
加謚加號會葬祔廟親與臣民行三年之喪而天子亦
歷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曰王使榮叔

歸含且贈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曰秦人來歸成風之襚
未嘗于春秋有貶詞也是以文帝生母薄后崩于孫景
帝之前二年天子與朝臣並居重服而東晉安帝崇安
四年亦以生祖母李氏之喪儒臣徐廣輩援春秋之例
議服三年是邵氏太后其宜加尊號宜特爲三年之服
實于古王之禮前王之事未有乖也而乃減其謚號奪
其服制不加十二字并不行二十七日忍情抑禮其得
罪國母得罪人主并得罪靈廟可謂難堪宜人主之一
反所爲并薄視所後而不之顧也嗟乎誰爲之已

武宗
皇后則與世宗何別且后與君同兩后即
兩君也武宗稱皇兄武宗后稱皇后皆太誤

于是帝重念聰言并席書方獻夫諸疏復下部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重合朝臣數百人并給事中張紳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論上惡其朋比俱罰俸值楚王榮誠儀賓沈寶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與聰合帝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主事桂萼張聰并在籍霍輜赴京集議會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觀賀至昭聖皇太后聖旦則概免行禮朝臣諫者皆逮訊有論救者亦逮訊據廷和之意欲其厚所後

而薄所親今一激而盡反之竟何如矣

乃赦改本生父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為章聖皇太后且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初意不過如禮尚書汪俊執不可上切責罷之特降中旨以席書代俊為尚書朝臣諫沮者皆不報蔣冕亦乞罷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改題神主奉上册寶尊號曰本生皇帝恭穆獻皇帝及聰萼至京請去本生二字且改稱孝宗皇考為皇伯考疏未發廷臣交章攻劾且謀捶擊之聰萼稱疾不敢出匿武定侯郭勳家帝降中旨命聰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

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喬宇疏諫不聽罷之廷和子
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何
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
懿皇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王元正張紳遊留羣臣
于金水橋南曰有不力爭者其擊之舉國發狂疾如此於是
合三百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天崩地裂當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帝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
夫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亦出跪伏自
辰迄午帝怒命錄姓名收繫為首者豐熙張紳余寬
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

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命
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五
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于是考訊豐熙等八
人編伍楊慎等三人成邊而杖王相等一百八十餘
人于午門外先後病創死者十九人乃罷毛紀調何
孟春為南工部改孝宗皇帝為皇伯父而去皇考
與獻帝本生二字已改數次矣
惟時持論不一員外薛蕙負文名作為人後解謂禮
重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輕小宗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雖言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正言入繼

大宗當以所繼者為父而不稱伯父何則以大宗即天子也方獻夫作大禮論謂天子諸侯無為人後之禮亦無大小宗之禮言為後為大小宗者皆大夫士庶之禮非天子諸侯也是以春秋躋僖而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所云父子祇是君臣之比詞非父子也唯仲嬰齊繼公孫歸父之後而公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所云父子是真父子何則以天子諸侯無宗禮無為人後之禮故僖閔兄弟不改稱士庶有宗禮有為人後之禮故歸父嬰齊兄弟得改稱也其時聞者亦並無可否不能置辨

按春秋魯莊嫡子般被弑立

少姜子閔公及閔又被弑立成風子僖公及僖死子文公立子僖主入廟時謂閔弟僖兄將使僖為昭而閔為穆而宗有司爭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謂閔久在廟而僖祀之是閔也僖子也今閔將升祖廟僖將入廟而僖祀之是僖也僖子也今閔將後祖昭穆矣文公不從終升僖主至定公八年然後僖曰逆祀之中降僖閣下故夫子升僖時特書曰後儒不善解經謂閔君僖臣比作父子則其理自明自祖一語不應比作祖孫矣儒說之不通每如此餘說見前子季文子于宣之末年逐歸父與仲嬰齊皆東門襄仲之子季文子有仲嬰齊卒公羊謂歸父為襄仲子古至成王十五年有仲嬰齊卒公羊謂歸父為襄仲子古以襄仲為歸父後為人後者為之子此必歸父見逐時弟閔故以歸父為父以襄仲為祖而得如僖兄之仲字為氏而不知諸父兄弟為後惟天子論適相反者况稱大夫即不得改稱此正與獻夫所論適相反者况春秋皆以父字為氏已字為氏又歸父並未立後是謬說其說見後

辨定大禮議二

志

大小宗之說舉世不解自漢師丹至宋爲濮議無一不誤師丹謂禮重大宗所以尊天子之祀不得復立定陶小宗之祭而司馬光王珪輩遂謂陛下薄大宗而隆小宗以至延和亦曰皇上入繼大宗不當復顧小宗殊不知天子諸侯有何大宗所謂大宗者係天子諸侯之弟正興獻王也禮凡一君立則其君之弟諸侯耶則不敢祖天子大夫耶則不敢祖諸侯因就諸弟中推其嫡與長者名別子自立爲祖而但立父君之廟于其地使諸弟諸子之繼之者世世祀之名百世不遷之宗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如魯立文王廟于其國謂之宗國三

桓立桓公廟于其家謂之宗卿皆百世不遷此大宗也至于小宗則不惟不敢祖天子并不敢祖天子不惟不敢祖諸侯并不敢祖諸侯與別子之得父天子父諸侯者又復不同因各以身爲禰死立禰廟而各使其子繼之親盡則遷爲五世而遷之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此小宗也然則三代以後不立宗法倘立宗法則憲廟一宗在十皇子中旣已立孝宗爲後爲天子矣餘九皇子中當推興獻爲大宗而立憲廟于興國百世不遷使興獻之子與諸王皆各爲小宗五世一遷以其成此憲廟之一族謂之憲族是興國爲大宗興國之子則長繼大

宗次爲小宗未聞孝宗爲大宗興獻爲小宗也乃天子諸侯本無宗而祖廷和者反曰有宗天子諸侯方有後方可稱爲後而視聰者反曰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是兩家言禮皆明明與古禮相反而以此誤身以此誤國以此誤先王卽以此誤天下後世天昏地黑至于如此夫禮稱爲後稱立後稱置後稱爲父後爲祖後庶子爲後兄弟爲後皆指天子諸侯而言否則卿大夫世禪之有爵邑者並無初命大夫及士官師庶人而有立後爲後之說蓋後者後其爵位非後其身體也然且爲後改稱如爲人後者爲之子亦專指天子諸侯而言卽世

爵大夫亦不改稱何則天子諸侯入繼者本屬君臣君臣卽父子故可改稱大夫繼大夫不屬君臣也乃僖之繼閔與嬰齊之繼歸父事本不同子不先父食與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爲說無不同而曰子不先父食是比詞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實詞因以僖閔之繼國反曰非父子歸父嬰齊之繼大夫反曰眞父子是子經于禮一概悖盡而以此伸聰說非附和卽諂諛也夫僖閔之事予前已言之詳矣世宗之禰武宗不禰孝宗亦不必再辨矣今卽以歸父嬰齊之事言之嬰齊者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襄仲爲莊公別子僖公父弟已立莊

族爲大宗身爲宗卿在宣八年已卒于垂矣其子公孫
歸父繼父爲卿屢聘列國而宣公適死季文子乘歸父
未還之際發其父襄仲殺適之罪拒歸父于齊是時宗
卿之爵不知其爲後與否未之詳也及成十五年經忽
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嬰齊爲歸父之弟宜稱公孫此獨
書仲仲者襄仲字也禮有以王父之字爲氏無以父字
爲氏者此必歸父見拒時立弟嬰齊爲歸父後因以弟
繼兄而呼兄爲父呼父爲祖故得以祖字爲氏而稱之
爲仲此與僖之父閔而祖莊文之父僖而祖閔正同信
如此言則以古証今自當父武宗而祖孝宗正可爲大

禮集議之一助而實不然者嬰齊未嘗後歸父也歸父
自有子名子家鞅已身爲公族大夫于昭公出奔時追
隨齊晉間多所匡救及定元年昭公喪歸而子家氏義
不見季孫季孫憚之請復以爲卿卿者卽宗卿也且使
叔孫道意曰季氏之願願與從政立子家後立子家後
者正立歸父之後子家者歸父字也是歸父見拒後自
成至定歷四公七十餘年並未爲卿並未後歸父者
而至此而始卿之始後之而公羊無賴自造事實然且
其所謬據者祇孫以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而不知春秋
氏法並不其然春秋以已之字爲氏叔牙卒是也以父

之字爲氏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是也今嬰齊子家鞮
兩世皆氏父之字嬰齊以襄仲而氏仲子家鞮以公孫
歸父字子家而氏子家使公羊稍知策書必不致造事
以誤之矣况夫子之經前後條貫成十五年之仲嬰齊
卒卽宣八年之仲遂襄仲卒于垂有以貫之夫襄仲卒
垂猶之叔牙卒季友卒之以已字爲氏而于是嬰齊之
卒則書父之字以爲之氏夫遂已氏仲嬰齊不可氏仲
乎公穀悖誕予于春秋傳歷引經以辨之故大禮引
議公羊有三一曰母以子貴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一
曰以王父之字爲氏雖俱不足信而但考實禮則爲人

後者爲之子與母以子貴其說可徵然據禮非據公羊
也至子以王父字爲氏則人倫顛倒天良滅絕今吳申
陋俗雖士大夫家亦有以子兄其父弟父其兄者動引
公羊邪說以爲之據故子屢辨閔僖事以大正國家之
禮亦歷辨歸父嬰齊事以大正士庶人之禮憂患使然
非喋喋也

至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廟
命禮部集議席書璵萼皆言不可且曰禮所得爲則
爲之禮所不得爲則不爲大學士費宏石瑄賈詠尙
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

書等乃請于皇城內別立禰廟名世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其後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他日奉祧藏于何所書曰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宜世世不遷乃以大禮告成刊布全書名曰明倫大典加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而追奪議禮諸臣官敕自廷和以下若干人布告天下

何淵之言卽他日上宗號入太廟配天享帝之先事也天下惟禮可執故曰執禮亦惟禮可制故曰禮制在議禮之初帝惟求有當于禮故每曰明據典禮使至當來

說而無一得當固已起人主以恣所欲爲之心至小人行誦忽進是說則必驚心未雨明告之以太廟世室必不可入之典禮以折其邪心然後進之以別廟之祀祧遷之法使世主可信朝野可曉宗祝有司可法守庶幾浸淫之說藉以少杜而乃較之于得爲不得爲之間則帝主之勢假之以孝思罔極之謬說何所不可爲而大防墮矣夫太廟之不得入猶之帝位之不得居也人不傳重誰敢居帝位人不居帝位誰敢入太廟蓋生爲帝統死爲廟統然惟生統于帝者而後死得統于廟此其禮如歷然甲乙排聯而無數可越謂之歷數又如絲然

縑總綿絡而無斷可續謂之統紀是以太丁者殷湯之元子也太子洩父者周桓王之父也未立而死則在殷周帝紀與殷周廟位中皆以太甲繼丙壬桓王嗣幽平而太丁洩父並不得預此豈太甲不念父桓王好禰祖哉以爲生未統于帝而死未統于廟也今與獻雖聖未經立儲王族雖親不及太子彼尙如此則此可知矣是以王季稱王太公入廟皆開國之禮與繼世不同苟係繼世則雖光武中興明明崛起而旣繼哀平之後則南頓鉅鹿但稱考祖春陵之祀不亂七廟何則仍繼世非開國也夫開國者土庶開之帝王因而承之至繼世則

世世相接君君相承天下有非君而可以承君者乎若自立廟則不稱世廟周制七廟而以文武爲不祧之廟復加二廟于太廟之旁謂之九廟然而並不稱世廟其稱世室者則考工記夏后廟寢名世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亦天子諸侯廟寢不祧之名且并非俗儒無學所稱文王武王之廟以文武二廟並不稱室也又且稱世之義正以世世承君爲言亦惟魯公武公世禪爲君而加以不祧故稱世今縱立廟何淵不得稱世室張璠亦不得稱世廟與獻非君未嘗有世數也况此是考廟不是禰廟夫考之與禰似無

藝海珍屠
分別而實有殊者考者父也禰者親之之稱尙書典祀
母豐于昵昵卽是禰而義與親同是以古王出行必載
遷廟之主以行謂之行主凡屬行主則不問何王之主
而皆稱爲禰以禰祇是親不專父也考則專父矣苟稱
祖加祖字矣故此但稱考不稱禰一則避七廟之嫌稱
一則專而不通向亦惟恐兄終弟及庶族入繼者難于
稱考故作七廟者特借此親親之通稱以代之而今得
稱考而反稱爲禰是求親而反疎也至立室太廟則無
禮之極七廟不可八九廟不可十世數廟數可叛亂耶
若夫禰廟之禮則此係私廟不在禰列必議禰法則當

準公子私祭之禮凡公子爲後者于子祭于孫否謂繼
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而孫不繼祭以恩
有盡也據此則此廟之祭當止于世宗而後此則祭之
興國而京師之廟或撤之或薦而不祭差爲近理第考
孝宣之祀悼考雖不入太廟而禰遷次第則列之文景
武昭之後而其爲昭穆故羣元成輩每議爲非禮而欲
去之今縱不以是爲法且亦不必竟列之昭穆之內而
孝宗與獻同一世次則隨孝宗所禰時而亦禰之孝宗
禰之太廟之室而興獻則禰之興國之廟爲百世不遷
之大宗則京師廟禰而興廟不禰或亦亡于禮者之禮

也自六經不明三禮晦蝕國家大典茫然不解此時何淵邪說不早為杜絕則嗣此豐坊嚴嵩自可肆然而踵行之何則以總無定禮也故豐坊進說時論者謂廷和既罷張璁又死議禮之臣亡斥殆盡故其說得行而不知豐坊之說卽何淵之說也坊說遲之十年之後而淵說在嘉靖四年正兩家議禮時也世無學人百璁廷在朝又何言說然則繼此猶是矣故吾于議禮之世而深嘆經術之士其為人國所厚賴如此

至十七年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請尊皇考爲宗入太廟以配上帝尙書嚴嵩成其議請尊皇考爲睿宗

皇帝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因于秋祭時彷彿明堂之禮大饗上帝于皇極殿以睿宗配之而大禮終焉禮儀之禍一至于此

當何淵上議時此時在廷和一家則大學士費宏以下俱有疏奏若璁等一家則諸議禮臣俱在朝也席書爲宗伯正掌典禮初帥同部官彙疏力爭既而合滿朝文武府寺部院臺省司監各衙門官共八十六人連名並疏反覆辯論可謂勞矣以人主最親信之人加之以滿朝文武公共衆多之勢而洵口噤噤支離濫漫並無一可據之實以致人主厭聽直諭以諸凡所議返覆執奏

遠理悖經姑不查究著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
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奏來定奪是人主亦祇
求一前代典禮稍可信從者爲之據耳乃席書等回奏
謂臣等奉命以來連日翻閱經史夏若干世若干君商
周若干世若干君皆與今日之事不類又翻閱六經四
書凡若干萬言各有指歸未有一言一事與今日立世
室祔祭太廟事理相符蓋三代典禮時異勢殊不能強
附而比合也據此則藐經蔑禮肆行無忌皆璵粦書獻
夫諸君實指使之夫既經史書傳無一可考前王無此
禮前代無此事則稱宗祔廟何淵言之不爲非諸臣爭

之不爲是也何待十七年後俟人再請之而始變其議
然則豐坊所見猶晚矣夫祔廟之禮歷見前說惟稱宗
饗帝尙未論及試問今議禮者亦知人主稱宗之果何
說乎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
武丁爲高宗謂之二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
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
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
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
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
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

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夫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

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其宗宗無其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今與獻者憲宗子也天子之子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是天子之祖非其祖也天子之子必爲別子別子不以親親君別子爲祖而繼別爲宗是天子之宗非其宗也夫以成湯之元子太甲之嚴父未立爲君則雖以成湯之慈太甲之孝而太甲稱君太甲不稱君太甲稱宗太甲不稱宗與獻雖爲天子父而身非元子世宗雖入繼天子而身非元孫其與太甲太甲猶稍有間則亦何道而可以妄稱爲宗以云經

書則此非經書以云典禮則此非典禮夫廟制宗法原
為千聖百王莫大之典古聖有其禮前王有其事卽降
至漢唐猶且一君一宗恪守不亂月令祈來年于天宗
則日月星辰在地者不得而入之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則海為澤宗他水不得而預之文王世子太師詔之于
瞽宗則春誦夏絃雖典書執禮皆不得而妄干之何則
宗在故也至若明堂饗帝則正是宗法孝經云宗祀文
王子明堂而國語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皆指祖宗配帝
而言是以郊錄郊稷唯配一祖而此則合祖宗而並配
之其所云祖卽開代之有功者而所云宗卽繼之為天

子者故一祖一宗一諸侯一天子皆得以配上帝今與
獻身非天子則已非宗然雖為王為天子父而非開代
之君則又非祖非宗則不得與武王比而非祖則又與
文王之追王者大相懸遠以此配帝不惟無以處列宗
將置太祖太宗于何地此則三代典禮與六經四書之
俱不停當者謂予不信則請就予言而再繙閱之餘說
見前
附或問稱宗配天直關宗法然總重帝耳既稱帝何不
可稱宗曰此猶春秋未成君而死者可稱君然不可稱
公如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其稱君

以當爲君也然不稱公以實未成君也定陶恭皇帝子
貴稱帝然實未帝也可曰孝恭皇帝乎
問不王不入廟恐其亂昭穆也今同堂異室則第增一
室于昭穆無礙也何以不得入廟耶曰室猶廟也同堂
異室創于漢代然其制倍嚴不特不爲君者不入卽未
成者亦不入蔡邕曰往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
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使太尉司徒分祀三陵夫孝殤
孝冲皆爲帝子祇孝質是支庶入繼如世宗者然總以
不成君卽不得入廟而祀于陵寢是支庶入繼本身且
然况支庶入繼之父耶

問古王不盡稱宗漢惟孝文孝武皆稱宗其後或宗或
否故靈帝崩時董卓蔡邕皆以爲不宜宗今謂凡帝皆
宗何與曰先王皆祖宗後但加謚以別之其不稱宗與
皆稱宗而以謚法爲優劣總一例也不觀建武議六宗
乎秀才張髦謂宗卽祖考也六宗卽三昭三穆六廟是
也然則凡帝皆宗矣又漢稱入繼大統謂之繼大宗宗
統也則何帝非宗統乎
問袁宏後紀載光武繼元帝後不載追尊南頓事恐有
異義否曰後紀頗略並無異義况南頓追尊事在本代
皆據爲掌故如安帝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名其陵曰甘

陵史臣以爲比光武章陵之稱章陵者南頓陵也其後
桓靈追尊凡稱皇立廟建陵邑皆一倣南頓例故曰不
追尊南頓真千古寃語耳

問光武旣繼成哀平而大司徒戴涉又謂兄弟以下令
有司奉祠兄弟者成帝以後也豈祖禰不躬祭乎曰成
帝稱兄弟便是非禮殊不知此兄弟以下皆先皇也祖
禰先皇豈有不躬祭之理俗儒但知世次而不知廟次
故兩漢以後率泥于伯叔兄弟恒稱並昧此制幸此時
無廟宣元在洛陽成哀平在長安可藉口侍祠耳若總
列七廟其能于廟中有祭不祭乎

問邵太后雖憲宗之妃然與國母也居興邸有年一旦
入宮而崩而遽持之以重服不亦過乎曰使其終于興
邸也抑又何言惟一旦入宮而崩則其禮有大異者吾
姑以已事言之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卽
帝父武帝之所生母也尙書僕射何澄及祠部郎中徐
廣等議皆引春秋魯宣服成風及漢景服薄后爲辭謂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爾時惟太
常殷茂斷以當期而徐野人與車胤復爭之于是安帝
服齋衰三年百僚並服期于西堂設菹廬神武門施凶
門柏歷其已事如此

問漢文晉武原為天子故景帝安帝得遂服今興獻未
為帝稍不同否曰興獻與漢文晉武不同而世宗與景
帝安帝不得異也正惟興獻不傳重而世宗傳重故須
持重服今俗稱承重是也且不讀儀禮乎喪服傳不杖
期章有臣為君父母之父母服期之文夫君不應有父
母也君有父母必其未為帝者也君父未為帝其服君
父母之父母亦君服三年而臣服期何異之有

藝海珠塵

史部傳記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湖 張 慶盛 嵩三校

儒林譜

焦袁熹纂 里貫已見

易

商瞿 魯人字子木 橋庇 魯人字 駢臂 江東人字 周醜 燕人字

孫虞 東武人字 田何 齊人字 自瞿至何傳授凡六世而當漢高祖時何徙杜陵號

杜田生 史記弟子傳瞿傳楚駢臂子弘弘傳江東

藝海珠塵

儒林譜

一

矯子庸疵疵傳燕周子家豎豎傳淳于光子乘羽羽
傳齊田子莊何與漢書互異荀卿稱仲尼子弓而應
劭云子弓子夏門人也光羽孫虞當是一人

何授王同東武人周王孫雜陽人丁寬梁人字襄服生齊人

四人又項生梁人

同授楊何淄川人卽墨成齊人孟但廣川人周霸魯人衡胡莒人

主父偃臨淄人凡六人楊何弟子京房京房非延壽弟子

或字

寬初從項生改事何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寬號丁將軍

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讎沛人字長卿孟喜蘭陵人

長卿梁邱賀琅邪諸人凡三人

讎授張禹軹人徙蓮勺魯伯琅邪人梁邱臨賀之子

禹等梁邱賀門人禹授彭宣淮陽人戴崇沛人字平伯授

毛莫如太山人邴丹琅邪人

喜授白光東海人翟牧沛人字蓋寬饒後見

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獨傳已梁邱
賀證其不然所謂陰陽災變者蓋不知所自來也又
蜀人趙賓者飾易文以箕子為夢茲云受孟喜喜為
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因復不肯似賓之僻繆不
足言若喜者其亦儒門之穿窬歟

賀受易京房更事田王孫授子臨即遣從者臨授王駿琅邪

王吉五鹿充宗字君孟少府充宗授士孫張平陵人字仲方鄧彭祖

沛人字衡成齊人字長賓為凡三人

子夏字君明本姓李房授殷嘉

焦延壽字贛梁人授京房吹律自定為京氏房授殷嘉

東海姚平河東乘弘河南人

延壽長於災變自云從孟喜問易房以為即孟氏學

而翟牧白生不肯至劉向校書疑延壽獨得隱士之

說託之孟氏也孟京二家源流所自同異未可知其

不出於田生決也房弟子又有任良張博名氏不見

儒林故茲亦不列焉

費直東萊人字長翁長於卦筮傳王瓚瓚一作橫琅邪人字平仲瓚又傳古

文尚書與費同時者高相沛人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

丁寬相授子康及母將永蘭陵人康為王莽所殺高費皆

未嘗立於學官

韓嬰見詩家為易傳獨傳其家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蓋寬饒魏郡人字次公本從孟喜學見生說易好之更從受焉

戴賓沛人帝世以施氏易授劉昆陳留人字桓公昆授太子明帝

及諸王小侯傳子軼字君文景鸞治施氏易別見

注丹南陽人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易家宗丹為大儒

鮒陽鴻中山人字孟孫鮒或作鮒亦以孟氏易教授任安綿竹人字定祖遊太學

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夏恭莽末梁人習孟氏易門徒

千餘子牙傳業 梁竦安定人習孟氏易 袁良汝南人

習孟氏易孫安字邵公安子京字仲敞字叔平京子彭

楚字伯彭弟湯字仲河世傳學

范升代梁恭呂羌升以博士俱習梁邱易升授楊

政字京兆張興字君上教授弟子且萬人為梁邱家宗

傳子魴

郎宗北海人字仲 學京氏易傳子顛字雅光劉寬明京

氏易別

戴憑平輿人魏滿南陽人皆習京氏易 孫期濟陰人

仲 習京氏易亦見尚鄭玄事第五元京兆通京氏易

陳元鄭眾傳費氏易馬融亦為其傳授鄭玄作注荀

爽潁川人一名 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與京氏遂衰五人

徐宣沛人以易授王莽宣子憲憲子防字謁卿皆傳業

蘇竟平陵人以明易為博士平帝

伏生濟南人以書二十九篇教張生濟南人歐陽生千

人字 又使其女口授鼂錯是為今文尚書何比干汝陰

少卿學尚書于錯伏生孫亦治尚書其後周霸魯人賈嘉之

書

儒林譜

四

漢海味

儒林譜

四

漢海味

儒林譜

四

孫能言尚書

史漢俱稱伏生范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或又云勝字不齊未知何据疑後人以意加之遷堅洽聞豈顧不能得之比于事不見前事范從何氏家傳得之也

歐陽生授兒寬千乘人寬授簡卿及歐陽生子亡傳至曾

孫高字子陽高孫地餘字長授太子元帝也地餘子政王莽

講學大夫

兒寬受業和伯仍傳之其子若曾氏之教子思也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氏之尚書宜兼古今治之胡孔

君之業終漢世不顯乎

歐陽高授林尊濟南人尊授平當平陵人字思承相陳翁生梁人

當授朱普九江人鮑宣渤海人徙上翁生授殷崇琅邪人

龔勝楚人字君賓

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魯人始昌傳族子勝

字長勝又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勝授太后授從父子

建字長是為大小夏侯建亦事歐陽高

建既兼採勝高復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勝所非而建亦非勝疏畧建卒自顯門名經二夏侯之學其不同如此從父子一作從

兄子

勝又授周堪齊人字少卿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堪授牟卿許商

長安人霸授太子元帝傅子光字子夏光亦事牟卿商授

唐林沛人字高吳章平陵人字偉王吉重泉人字少音焯欽字齊人

卿林吉莽九卿君為莽所殺

商依孔門四科號其門人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此

四人是也自今觀之僭妄極矣然當時孔子道未甚

尊重至唐世若權德輿蕭穎士之屬尚皆然也商之

題號誠不足怪云

建授張山拊平陵人字長實山拊授李尋平陵人字子長鄭寬中平陵人字

少張無故山陽人字子儒秦恭信都人字延君假倉陳留人字子驕尋好洪範

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寬中授太子

成帝授趙玄東郡人無故授唐尊沛人莽太傅恭授馮質魯人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蓋小夏侯博採諸經師之說而

恭又推演之故其多若此也李尋傳言與張孺鄭寬

中同師孺無故當是一人

孔安國孔子十世孫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傳云十餘篇為

之傳未得立學官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

庸生膠東人各譚庸生授胡常清河人字少子常授徐敖號塗暉字

真暉授賈徽扶風人徽傳子達字景達以張霸東萊人偽造

尚書百兩篇黜不傳

大夏侯尚書教授

歐陽生八世孫歙字正思教授數百人死獄中弟子禮震平原

人字仲威曹曾濟陰人高獲汝南人事歙見方術傳曾

門徒三千子祉傳父業

朱普授桓榮本齊人遷龍亢字春卿榮同門生又有彭闕字作明皇

弘吳人字奉卿榮授太子明帝為太師弟子何湯豫章人胡憲

九江人丁鴻潁川人榮子郁字仲恩傳父業授太子章帝又

授和帝門人楊震關西人朱寵京兆人字仲威太尉郁

子焉字叔元傳其學授安帝順帝弟子黃瓊江夏人字

楊賜字伯胤焉孫典字公雅亦傳業門徒數百人 丁鴻

門人授劉愷彭城人三公巴茂北海人朱張九江人陳弇陳留人

叔劉寬引農人習歐陽尚書尤明韓詩外傳

見謝承書此類不復分列一見而已

牟長樂安人習歐陽尚書諸生著錄者萬人有牟氏章

句子紆門生亦千人 宋登長安人傳歐陽尚書教授

數千人 鮑永上黨人習歐陽尚書光武

張馴定陶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牟融北海人字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卒建初吳良臨淄人習大夏侯尚書宗

世 宋京南陽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傳子意字伯志

尹敏堵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別見蓋豫以古

文尚書授周防汝南人劉祐中山人學古文伯祖

孫期習古文尚書見易家

孔氏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至子建不仕莽

世曾孫億字仲和億子長彥季彥留華陰門徒數百人楊

倫陳留人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弟子千餘人杜林

扶風人字伯山傳古文尚書東海衛宏從林受學別見

光武世司空濟南徐巡受林學巡初事衛宏

周磐汝南人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門徒常千人磐云夢見

先師東里先生不知東里何人也

王良蘭陵人以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光武時

賈逵為林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古文由是顯于世

張奐酒泉人事朱寵太尉學歐陽尚書桓帝世徐穉別見學歐

陽尚書楊統新都人以夏侯尚書傳學建初世

楊寶弘農人以歐陽尚書教授寶子震震子秉字叔秉

子賜字賜子彪字皆傳學震門生虞放陳

羸

杜喬別見通歐陽尚書

詩

浮邱伯齊人以詩授申培魯人楚元王交及子郢即郢客申

公傳郢子戊

王嗣為

授王臧

蘭陵人

趙綰

代人臧綰皆

孔

安國周霸夏寬魯賜

賜人

繆生

蘭陵人

徐偃

關門慶忌

人

邱江公

大江

許生

魯人

徐公

免中

江公授韋賢

鄒人

亦事許生授昭帝傳子玄成

字少翁賢玄

成並至丞相

玄成及兄子

賞授哀帝

安國傳尚書霸易書家兩見

賢又治禮凡此諸人並兼通之士矣

穆生元王所敬禮者繆音穆也

徐公授王式

東平人式亦事許生為昌邑王師授張長

安

山陽人

唐長賓

東平

褚少孫

沛人補

薛廣德

沛郡人

字幼君

史記者

字長卿

字長卿

字長卿

字長卿

長安兄子游卿授元帝授王扶

琅邪人

許晏

陳留人

廣德

龔勝舍

所謂楚

江生授卓茂

宛人字子康

茂習詩禮究

極師法在元帝世是為魯詩學

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

亦稱

著孝經說心嫉

王式發聲醜惡儒者氣息了不復存所謂博士江公

者即瑕邱公與此江翁史不言其親屬攷穀梁家瑕

邱傳子至孫江公為博士蓋即此江翁也後漢書卓

茂傳亦稱江生注云號魯詩宗

轅固齊人諸齊以詩顯貴皆其弟子最著者夏侯始昌

書始昌通五經授后蒼

邾人字近

蒼授龔奉

東海人

龔

字少君

龔

望之蘭陵人徙杜陵字長倩匡衡東海承人字稚圭丞相白奇望之亦事奇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衡授師丹琅邪人字仲公伏理東武人字

君滿昌潁川人字君都理授成帝傳子湛字惠公司徒教授數百人

昌授張邯九江人字君都皮容琅邪人是為齊詩學

藝文志有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不知孫

氏何名也

韓嬰燕人作內外傳授賁生淮南人趙子河內人趙授同郡蔡

誼承相誼授同郡食子公王吉琅邪人字子陽食授栗豐泰山人吉

授長孫順淄川吉兼通五經以詩論語教豐授張就山人

陽順授髮福東海人是為韓詩學

毛公趙人治詩授同國貫長卿貫授解延年解授徐敖

授陳俠九江人是為毛詩學敖見尚書家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此則儒林傳趙毛

公者小毛公萇也萇又作長而傳乃出于大毛公或以

大毛公為河間人乖異如此未可以意說也

胡常見尚書家亦傳毛詩授王璜見易家塗惲平陵人字子真惲授桑

欽河南人字君長

以上見班書

高嘉平原人以魯詩授元帝傳孫容容子詡字季不仕莽

建武時拜大司農 右師細君授包咸曲阿人字子良 魏應

任城人受博士魯詩授千乘王伉弟子著錄數千人

陳重宜春人字景公雷義鄱陽人字仲公俱學魯詩 魯恭扶風人字仲康司徒

習魯詩弟丕字叔陵亦以魯詩教授兼通五經 李業廣漢人字巨游習魯詩師許晁

伏黯琅琊人字雅文明齊詩傳嗣子恭字叔齊肅宗時恭為三老

任末蜀郡人字叔本景鸞梓潼人字漢伯見易及禮家並治齊詩

末奔師喪道卒遺令致死師門鸞少隨師學經涉七

州之地不知末鸞師何人也

薛漢淮陽人字公子世習韓詩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楚

事下弟子杜撫隄為人字叔和澹臺敬伯會稽人韓伯高鉅鹿人漢

弟子廉范京兆人字叔度杜君弟子趙曄山陰人字長君召馴壽春人

伯春肅宗時以韓詩授諸王 楊仁巴郡人字文義以韓詩教

授 張匡山陽人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 邳暉見春秋家治韓詩

授太子宗顯朱勃扶風人字叔陽能說韓詩 李恂安定人字叔英習

韓詩 夏恭習韓詩見易家

謝曼卿九江人善毛詩授衛宏東海人字敬仲亦見尚書家宏作毛詩

序賈徽亦學于曼卿傳子達分見諸經達鄭眾馬融並作毛

傳而鄭玄為之箋

先儒以詩序為孔子所作沈重云大序子夏毛公合

藝文類聚

每末卷

儒林譜

上

作隋志云詩序子夏所創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或以為出于國史朱子直據范書斷以小序為敬仲之作又非出一人之手蓋實漢儒為之而托于孔子卜氏也康成大儒正坐學而不思是以尊信不疑爾
尹敏善毛詩

禮

高堂生魯人傳士禮十七篇徐生魯人善為容傳子至孫延襄魯人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瑕邱人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為容劉昆習容禮見易家奮授孟卿東海人卿授后倉亦作蒼閻邱卿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喜之父

曲臺記授閻人通漢沛人字方戴德字延君德兄子聖字次君

戴梁沛人字孝公慶普梁人字季卿普授族子咸夏侯敬魯人德授徐良琅琊人

旂卿聖授橋仁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

河間獻王德得禮禮記等書獻之朝劉向校經籍又得古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大戴刪而存之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其書為四十六篇是二戴之業本于德向兩劉而河間實為首功也
范書言橋仁從

戴德學有禮記章句號橋君學

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傳其書

曹充薛人字持慶氏禮傳子褒字叔褒弟子千餘人肅宗

世慶氏學遂行王臨傳董鈞健為人字文伯習慶氏禮教授

鄭眾開封人字仲師所謂先鄭傳周官馬融作傳授鄭玄玄先從張

恭祖東郡人受周官禮記又事融融使高業弟子傳授

玄玄又注小戴禮 盧植涿人字子幹事馬融作三禮解詁

景鸞撰禮內外記月令章句別見

春秋

胡毋生齊人字子都治公羊春秋教於齊公孫弘頗受焉

董仲舒廣川人與胡毋生同業弟子褚大蘭陵人嬴公東平人

段仲舒廣川人呂步舒溫人嬴公授孟卿見禮家眭弘魯人字孟貢禹

琅邪人禹亦事弘

仲舒弟子獨贏公不失師法孟傳其學竟以論石柳

事為霍光所誅而仲舒身亦幾不免治經而更得禍

蓋顯篤近迂愚邁會時變致然非聖人之過也 史

記廣川殷虛殷一作段又作環即段仲也 范書云胡毋生

授贏公而孟卿授睦孟與此小異

弘授嚴彭祖下邳人字公孫彭祖授王中

現邪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下獄誅安樂為仇家所殺授冷

豐淮陽人字次君任公淄川人孟卿授疏廣蘭陵人字仲翁廣授筦路琅邪人路授孫寶潁川人

貢禹授堂溪惠潁川人惠授冥都泰山人冥都筦路亦事安

樂 冷豐授馬宮東海人字游卿太師莽太子師宮本姓馬矢也左咸琅邪人

宣帝時召諸儒議殿中平公穀二家同異公羊家有

侍郎申輓伊推朱顯許廣凡四人史不言其所自出

大約亦孟眭弟子也

申公以詩及穀梁春秋授瑕邱江公傳子至孫江公授

榮廣魯人字玉孫皓星公廣授蔡千秋沛人字少君周慶梁人字初君

丁姓字子孫千秋又事皓星公授尹更始汝南人字翁君而劉向

政字子孫亦待詔受學江公孫江博士亡名姓授申章楚人字曼君

更始又受左氏傳傳子咸及翟方進上蔡人字子威丞相房卿

人字元江博士授胡常見書詩二家常授蕭秉梁人字君房議

殿中時穀梁家又有郎中王亥 房元以穀梁春秋授

侯霸密人字君房

張蒼陽武人賈誼雒陽人張敞河東人徙茂陵又徙杜陵字子高劉公子皆

修春秋左氏傳誼授貫公趙人子長卿詩家授張禹清河人

長禹授尹更始傳子咸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黎陽人

護授陳欽蒼梧人欽授王恭而劉歆向子字子駿莽國師從咸方

進受焉歆書中有魯國桓公學與此同

兩張禹同時同治經義又同為蕭望之所薦一旋死

一以鄙夫至丞相為帝師

先儒以為卜子夏口授齊人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

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公羊齊學也卜氏口授傳聞云爾

穀梁傲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亦受經子夏為之傳傳孫卿卿傳申公穀梁魯學也

先儒以為左丘明與聖同恥親受經孔子為經作傳左氏網羅舊聞備記始末其功大矣至謂親受聖筆君子斷其不然

傳春秋者四家而騶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考志目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夾氏有錄無書在漢世直泯然矣為騶氏學著者獨王陽云

丁恭東緡人習嚴氏春秋教授諸生著錄者數千人

周澤安邱人字暉習嚴氏春秋門徒常數百人 李章

河內人以嚴氏春秋教授 恭弟子鍾興汝陽人樓望

雍邱人承宮琅邪人字少樊儵南陽人字長魚儵興授

太子章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宮少事徐子盛儵刪定

章句號樊侯學門徒三千餘李修潁川人夏勤九江人並

至三公成都張霸字伯從樊儵受嚴氏春秋遂博覽

五經孫林劉固段著等就霸學霸子楷字公超亦通嚴氏

兼古文尚書 甄字安邱人習嚴氏春秋傳子普普傳

子承子孫傳學不絕 程曾南昌人習嚴氏春秋會稽

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曾別 鄧暉汝南人 治嚴氏

春秋 劉祐見書禮家

張玄河內人 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諸生著錄千餘人

玄同時琅邪徐業亦大儒 李育扶風人 習公羊春秋

門徒數百 何休任城人 作公羊解詁與其師羊弼述

李育意以難二傳陳重雷義俱學顏氏春秋見詩

服虔河南人初名重 作左氏傳解 穎容陳人 字事楊

賜善左氏傳聚徒千餘 謝該南陽人 明左氏門徒數

百千人河東樂詳字文 從該問 建武中李封魏人 為左

氏博士 延篤南陽人 從堂溪典穎川人 受左氏傳又

從馬融學 周磐見尚書家 張馴見書家 尹毅穀梁左氏別

鄭玄先通公羊後從張恭祖受左氏別

賈徽受左氏于劉歆傳子達達兼通諸宗說

論語孝經

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生皆傳齊論唯王陽名家

陽即龔奮夏侯勝韋賢玄成魯扶卿蕭望之張禹傳魯

吉也 論皆名家禹從王陽庸生問授太子成 包咸習論語

見詩 授太子明 帝子福授和帝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孝經名家

何休注訓孝經論語見春秋家

藝海珠

卷一

一

